

新曲藝叢書

大生產

·第一輯·

王尊三等作



人民音樂出版社發行

864
1081

大生 産

王 哲 三 著

新華書店發行

· 藝術家的生活 ·

大 生 產

作 者
編 者
發 行 者

王 健 三 等
北京文學創作研究所
北京西便門橋電台
中國青年出版社發行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

1—10.00 (京)

1-30

目 錄

解放軍橫過「小西天」	苗培時 一
十人橋	苗培時 四
侯昭銀殺敵救女記	李子慶 八
女運糧	陶 鏡 六
大生蔬	王尊三 六
三女婚拜壽	王尊三 三
考神婆	賈懷玉等 九

解放軍橫過「小西天」

苗培時

(唱)

解放軍南征北戰批匪殲，
有時候風風雨雨受寒凍，
解放軍完成任務爲勝利，
全憑着革命友愛講互助，
這一回某部上級下命令：
「小西天」本是一座高山嶺，
這大山——上上下下四五十里，
這大山——野獸山窩不斷來回轉，
這大山——懸崖峭壁驚人胆，
這大山——樹木森森遮天日，
解放軍隊伍剛剛集合好，
雷聲隆隆天昏暗，
隊伍間拔走上路，
天上落雨一陣陣，

常常是千里行軍過山川。
有時候飢餓餓氣少飯餐。
不論那千層難來萬層難。
全憑着鋼鐵意志打開雄關。
命令那解放軍橫過「小西天」。
坐落在平古鐵路路西邊。
羊腸小道彎又彎。
山前山後沒人烟。
怪石嶙峋樣萬千。
山頭高插入雲端。
呼雷閃電變了天，
跟着雷聲雨漣漣。
一直奔向「小西天」，
地下泥滑有水潭。

大家上路快快樂樂，
有的人撲咚滑倒在地下，
大家一見哈哈笑，
你一言來我一語，
有的說咱今天好比過草地，
說着笑着走得快，
大家賣勁把山上，
那知道山路越走越險，
那大山，一層一層爬不斷，
那大雨，左一陣來右一陣，
山又高來雨又大，
衆戰士咬緊牙關往上上，
看看天時天過午，
抬頭看，高山還在擋着路，
低頭看，剛剛大家爬過的路，
衆戰士，精神抖擻再努力，
山頂上大雨傾盆不住下，
颯吹雨來雨更大，

還和平時一樣般。
有的人一脚掉在水裏邊。
都言說：「你秧歌舞扭的真是活。」
二營同志就把那長征故事談。
有的說咱今天如同爬雪山……
轉眼來到山跟前。
沒把艱苦掛眉尖。
大軍前進更困難！
越爬越高山連着山。
越下越大下個不完。
山高雨大行路難。
混身上下水潑潑。
才剛剛爬了一半山，
山頭直直插雲端。
萬層山峯腳下邊。
一口氣爬上了山尖尖。
冷風陣陣刺骨酸。
雨攪風來分外寒。

在山下，本來是初秋天氣有點熱，

在山上，風雨交加氣候變，

山水瀑發黏人肚，

大家衣服全濕透，

直凍得大家混身亂發抖，

直凍得大家手腳沒了勁，

半路上沒有人家可取暖，

身體弱的同志吃不住勁，

共產黨的意志鋼鐵，

大家發揚革命友愛，

二連連副劉佩英，

一口氣撐了三四里，

六連政委白志忠，

從山上他一連撐下四同志，

阮二來是七連副政委，

油桶頂了二十多里，

機砲連長見一戰士快凍倒，

凍得自己也暈倒，

戰士們還把單衣穿。

好像那十冬懸月天。

道路泥濘寸步難。

濕身上下沒點乾。

滿嘴牙齒打顫顫。

出氣入氣也費難。

沒有村莊能歇窩。

幹部一勞緊急動員：

解放軍什麼困難也不能阻攔。

克服困難奔向前。

撐起凍壞的炊事員，

將他撐到蓮花瓣。

搶救同志真模範。

往返四趟上下山。

忙替伙夫把油担。

他讓伙夫休息一邊。

脫下雨衣給他穿。

別怕同志又來把他攔。

薛成慶排長沒待慢，
田萬雲來去速生，
這些排長帶頭幹，
才下大山把河過，
三營營長齊之中，
拉一個來扯一個，
副營長楊學輝，排長齊昌人兩個，
讓大家扶着桿子把河過，
幹部模範作用大，
我幫你把機槍扛，
你倒在地上拉你，
飢寒疲倦扔在腦後，
千軍萬馬朝前進，
人民戰士如鋼鐵，

把戰士三支大槍扛在肩。
還有孔明和馬占元，
都替戰士來擱担。
同志們兩腿沒勁身上寒。
李志明八連指導員。
幫助同志過河灘。
給大家掌着掃雷桿。
保證大家過河得安全。
帶起了積極分子幫助別人各爭先：
你幫他把炸藥箱搬。
我走不動他來攙。
沒有一個戰士把苦字談。
共產黨面前沒有困難。
解放軍勝利橫過了「小西天」。

十人橋

苗培時

(白) 諸位聽衆：咱們華東解放大軍，在陳毅、粟裕兩位百戰百勝的將軍指揮下面，消滅蔣匪嫡系黃伯翰兵團六十三軍的時候，有個解放軍過河的英雄故事，聽我發表。

一回

(唱) 江蘇省北邊宿遷縣，

宿遷西北八十里，

解放軍，把蔣匪包圍個不透氣，

「濰縣團」百里長途把匪趕，

起匪趕到堰頭鎮，

大河南北擋着路，

河水後浪推前浪，

河上沒橋難通過，

河東岸，匪軍燒起照明火，

那匪軍機槍子彈賽雨點，

封鎖着解放大軍過河去，

「濰縣團」部下命令，

命令二連把河過，

二連得令不待慢，

又令三連把橋架，

地當徐州正南邊；

蔣匪軍，堰頭鎮上扎營盤。

其中草表「濰縣團」。

人人奮勇各爭先。

鎮西面，有條大河把路攔。

東西兩岸三丈寬。

陣陣水花往過翻，

烏雲遮月昏暗暗。

熊熊大火燒紅天。

照着對岸響聲連。

拼命掙扎混時間。

命令下到第二連，

堰頭鎮上去攻擊。

首先組織突擊員；

架起橋樑把任務完。

三班長帶病接命令，
鋼牙一咬決心下，
他率領戰士人兩個，
三人商議定計劃，
說聲幹來齊動手，
管不得匪軍來掃射，
管不得身體疼和痛，
兩架梯子把浮橋架，
大橋沒腿怎站穩，
有心來把木頭找，
一排排副范學福，
「沒有橋腿怎麼辦？
衆勇士聞言齊響應，
十條好漢下了水，
人身來把橋腿做，
抬的拍來扛的扛，
楊玉艾，一腿支橋真賣勁，
孫雲贊，雙手忙把梯子抱，

接受任務打算盤，
人民戰士那怕困難。
楊玉艾和潘福全。
不管困難萬萬千。
他三人急急忙跳在河裏面。
管不得河水浪濤白浪翻，
管不得水冷天又寒……
沒有木頭把橋腿安。
通過大軍艦上難。
緊急關頭沒時間。
號召大家把話談：
人管橋腿沒誰關。」
「行！行！」的喊聲震破天。
齊心合力總動員。
咬牙用力各爭先。
端的端來搬的搬。
潘福全，做着橋腿帶笑顏，
宋協國，站在水裏柱一墩，

范排副拾起其模範，

正彎腰，大橋架好通兩岸，

英雄們向着岸邊齊聲喊：

你們趕快把橋過，

別看咱人肉身子把橋壓，

大軍一湧把橋上，

二連跟着一連走，

鐵鎗緊跟着三連把橋過，

橋上邊，大軍通過去打仗；

這一個，戰士滑倒在人頭上，

那一個，戰士驟在脖子裏，

十一月河水冷刺骨，

那時間，一刻一刻往前走；

英雄們累的筋疲力也盡，

累的混身發了抖，

人身柱子站不穩，

共產黨員來協調，

「同志們，咬牙閉眼閉着氣，

水最深處把橋担……

人身子橋腿好奇觀。

「突擊隊同志們請聽言：

只管大膽心放寬。

保險沒錯敢誇這海言。」

通過大橋把區職。

三連緊緊索二連，

那大橋微微不動鐵石一般。

橋下邊，人身柱子咬着牙關。

那人頭柱子不動彈；

那脖子挺直保平安。

啊的那架橋英雄心內寒。

那大軍，一連一連還沒過完。

上氣難把下氣連。

累的牙齒打顫顫。

橋板漸漸往下攤。

又向大家把話談：

「挺起腰板把任務完。」

跟着他又把歌唱，

「解放軍面前沒難事，

不怕水深浪又大，

這歌聲鼓起衆勇士，

范排副也在一旁來號召，

「振起精神再鼓把勁，

衆英雄，你賣勁來我努力，

這個說：「打起精神又有勁。」

「灤縣圍」——全營通過人橋上，

屢頭鎗上開了火，

響亮的歌聲唱的歡：

困苦艱難嚇不倒咱。

不怕水冷刺骨寒。」

一個個全身力氣都用完。

號召大家再向前：

保證全營齊過完。」

勝利口號水面傳。

那個說：「堅決咱把任務完」

勝利過到河東邊。

配合那兄弟部隊把匪殲。

侯昭銀殺敵救女記

李子虔

詩 蔣家嘍囉胡行兇 氣煞七十一老翁；
捨身救女砍賊首 梁山歷代出英雄。

(白)這四句提綱，引出來一段新編鼓詞。說的是梁山正西侯家寺，七十三歲的侯昭銀，菜刀砍敵，捨身救女的故事。行兇作惡的，是敵人新五軍部下的一個排長，

時候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七月十二。內中情節，悲壯動人，明公不知，聽我說唱一回吧！

(唱) 自古道英雄出梁山，
千年義傳侯老，
衆明公不知就裏事，
侯老家住鄆北縣，
梁山正西侯家寺，
中間東頭都不住，
侯昭銀就是他的大號，
胸前的鬚鬚如銀綫，
年紀雖老力量大，
慣打人問不平事，
他沒生多男並多女，
大兒三兒都抗戰，
剩下二兒是結巴，
早幾年也不過六畝地，
土改添了地八畝，
侯老原是個巧木匠，

替天行道殺賊官，
鋼刀起處賊胆寒，
靜坐一旁聽我言。
鄆城以北黃河南；
就是侯老他家園。
住在西頭門朝南。
年紀倒有七十三。
亞賽似子胥過昭關。
滿面紅光勝臂寬。
這才是梁山義氣代代傳。
所生一女三個男。
參加了革命好幾年。
在家做活不遲閒。
居家的日子怪作難；
才不惹吃來不惹穿。
擺個傢具他佔先。

他會做八仙桌子金交椅，
歌謠傷兵製担架，
誰家板凳拆了腿，
誰家門板裂了縫，
誰家要把王錢送，
「如今日子都改善，
男子做活女紡綫，
兵可憐將賊打內戰，
內戰打了一年滿，
解放軍反攻隴海綫，
陳、粟大軍也南下，
老蔣一見心害怕，
一路之上胡搶掠，
蔣軍作事太陰險，
蔣軍傍黑到侯寺，
婦女老幼無準備，
抓去壯丁七十個，
大車拉走十八輛，

車輪子打得滴溜圓；
忙得他晝夜不肯閒。
拿到他家就給安，
填上個楔子弄周全。
侯老擺手那不沾。
是老狗才要你手工錢！」
侯家的日子多喜歡。
擾亂得百姓不得安，
蔣賊越打越不沾。
兵馬直奔大別山；
要把蔣賊發窩揪。
趕快調兵魯西南。
他們比鬼子還兇殘。
冒充我軍到梁山。
是七月十二大陰天。
被賊軍糟踏實可憐！
許多婦女被強姦；
糧食包袱可着填。

不說百姓遭災，
二結巴前談拾遺，
侯老錯認了賊軍隊，
開開大門賊同志，
蒙頭批臉往下打，
一，是是是，明白了，
賊兵圍進四五個，
不容分說掌屋進，
翻箱倒櫃找八路，
全家圍得如鍋滾，
侯老氣得敢打顫，
狗排長賊眼翻眼看，
侯姑娘許配高門子，
她一見勢色不大好，
狗排長一見起邪念，
如狼似虎撲上去，
侯姑娘只吓得混身顫，
惱壞惱壞那一個？

再把侯家明一審。
轉運傷兵沒回還。
只當是陳、聚大軍過梁山。
蔣軍一旁把臉翻。
大罵侯老是漢奸。
遭殃軍來到了我家園。
有一個排長在前邊。
口口聲聲八路翻。
細軟衣服都搶完。
婦道人膽戰不敢翻。
遭殃軍名聲不虛傳！
看見了侯家的女嬋娟。
才出味歸寧幾幾天。
蒙頭蓋臉厨屋裏鑽。
攆進了廚房裏野蠻。
拉住姑娘要強姦。
連哭又罵帶叫喚。
惱壞了侯老半道兒。

無名大火心頭起，

切菜大刀手中掂；

順着哭聲跑過去，

要到厨屋裏看一番。

(白) 話說侯老英雄，聽見女兒哭聲，按不住心頭火起，順手掂起切菜大刀，直奔厨屋而來。誰知不看猶可，進屋一看，哎呀！只見賊排長正抱着親生女兒，強作禽獸行爲！……這真是惱上加惱，恨上加恨，舉起菜刀，就照着賊子的腦袋，砍將下來了！

(唱) 好一個老年英雄侯昭銀，

切菜大刀手中擒。

緊走幾步厨屋進，

要與賊子把命拚。

兩膀批修十分勁，

照掌賊子後腦門。

只聽見呵呀一聲響，

一刀下去鮮血噴！

可惜賊子猛一閃，

砍掉了賊子左耳輪。

狗頭砍掉少半個，

花紅腦子往外津。

賊排長疼得嗷嗷叫，

好似殺猪那聲音。

嗷嘖一聲有八路，

抱住個血瓢往外奔。

侯老氣得不解恨，

手持着血刀緊後跟，

老婆兒媳也下手，

幫助侯老殺仇人。

老婆子掂起月牙斧，

兒媳婦揚起削梁錐。

大喊一聲拚了罷，

拼死你這夥群龜孫！

四個賊兵嚇破膽，
慌慌張張往外跑，
兒媳婦截回兩包袱，
侯老有心再追趕，
一場血戰打過去，
思又思來付又付，
把賊子砍得多半死，
有心全家不逃走，
有心全家逃走吧，
老英雄當場拿主意，
我今年七十單三歲，
拼老命殺死壞霧種，
不多一時賊兵進，
嗒嗒呼呼捉八路，
侯老情知禍難免，
「您八路爺爺就是我，
衆賊兵聽說嗷嗷叫，
院子裏二次排開戰，

都說有了八路軍。
扶着排長出了門。
老婆子拾起繩子四五斤。
大槓上都是人家的人。
侯老低頭自沉吟。
心問口來口問心。
大料漢好不饒人。
眼睜睜大禍就臨身。
賊軍的崗哨密如林。
理直氣壯等敵人。
難道說再活七十春？
強似他禍害衆黎民。
賊連長率領闖進門，
要捉拿砍死排長的人。
大喝聲狗兵您聽真：
咱幹就幹來拼就拼！
團團圍住了侯昭銀。
一把刀壓賊衆賊人。

老英雄身中七刀不洩勁，
只可嘆一人難敵衆，
且不說侯老毅敵死，
兒媳婦上前去搭救，
侯姑娘拼命往上闖，
老婆婆氣得破口罵，
蔣賊軍接着下毒手，
全身扎傷八九處，
衆賊子還嫌天良沒喪盡，
行兇已罷佯徇去，
四口人三人受傷一人死，
這才是親骨肉痛哭親骨肉，……
因爲啥無人來幫助？
第二天敵人西南去，
全村來把侯老葬，
縣區幹部來慰問，
二結巴當晚回家轉，
手指着南邊罵着罵，

又砍傷三個遭殃軍。
衆賊子刺死了年邁人。
再表表三位婦道人。
被敵軍刺倒地埃塵。
被刺刀扎得血淋漓。
漢奸齜種罵破唇。
又把地扎倒地埃塵。
那一處沒有三寸深。
臨走時壘鍋又摔盆。
院子裏躺的是帶血人。
鐵石的心腸也傷神。
帶傷人攙起來帶傷人……
賊軍們封鎖了衆親鄰。
哭聲傳遍了侯家村。
男女老少淚紛紛。
跟來個醫生治傷痕。
見此事氣得咬牙根。
大罵蔣賊不是人，

老百姓與你何仇恨？
有一日若能拿住你，
二結巴當場發誓願，
給大哥三弟寫家信，
衆明公若問寫的啥？
上寫着：「蔣賊兇惡傷天理，
把咱的東西都搶盡，
有一個排長無人性，
老爹爹一勞心火起，
停一會蔣軍又來到，
母親妹妹去攔擋，
蔣軍與咱作了對，
嘗言道家貧出孝子，
您兩個前方幹革命，
前方後方一齊幹，
二結巴發出這封信，
單等母親痊癒了，
他大哥三弟得此信，

糟踏得俺家恁寒心！
喝兒的鮮血抽兒筋！
要打游擊殺蔣軍。
把此事告訴出征人。
他一字一行寫的眞：
昨晚上竄到咱家門。
又砸鍋來又摔盆。
抓住咱妹妹要姦淫，
拈刀砍死賊蔣軍。
亂刀扎死老父親。
被敵人扎得血淋淋。
殺父的冤仇似海深！
咱不報此仇怎爲人？
我也要參加游擊軍。
不打倒蔣賊不甘心！
煎湯熬藥奉娘親。
下決心要給敵人拚。
立誓願報仇殺敵人。

這真是倏老殺敵一段事，

留得英名世間存。

女運糧

陶鈍

說的是該城有個福台莊，
算人家一共五十又四戶，
出壯丁最多不過三十個，
二月裏政府開會有任務，
這一天各村幹部開能會，
到晚上村民大會一報告，
他言道拍拍良心想一想，
到如今十地回家過的好，
好日子過了不到四年整，
要知道有了老蔣沒有咱，
咱要想打垮蔣匪求解放，
常言道：「兵馬不動糧草動」，
咱縣長村幹會上講過話，

是一個山窮水盡小地方。
算人口三百口子有短長。
下餘是老年婦女小兒郎。
爲的是支援前綫借公糧。
這任務馬上傳到福台莊。
有幾個積極分子先開腔。
別忘了當年吃過那瓜秧。
窮人家有吃有喝有衣裳。
蔣介石朝着咱們開了槍。
他一交生命財產一掃光。
還須得主力拚命在前方。
因此上政府動員來借糧。
他言道：「自動自願不勉強」。

憑良心借多借少自作主，
衆鄉鄰聽罷這話都感動，
齊言到咱要翻身忘了本，
一聲喊各人家去拿糧食，
婦女們爲了公糧要乾淨，
衆村幹過秤記賬齊下手，
本來是兩千八百就够數，
收齊了三千公糧還不算，
到晚上全莊老少又開會，
壯丁們兩副担架早出發，
全莊裏二十副担最大數，
算起來二五共是一千整，
合滿莊還有七頭毛驢子，
小毛驢馱了百斤够了載，
大家夥繳公糧時怪有勁，
這時節激動英雄那一個？
俺婦女叫俺挑擔不中用，
姐妹們誰有勇氣跟着我，

別的人不能替你作主張。
一個個摸摸良心拍胸膛。
那就是良心長在後脊梁。
大家夥簸箕口袋往外裝。
齊動手又簸土來又攪糠。
比起來麥子掉頭還要忙。
轉眼間三千多斤入了倉。
還要把借的公糧送前方。
討論着什麼辦法送公糧。
勞動力家中剩的很平常。
每一担能挑五十就算強。
剩下的兩千多斤誰担當。
有一頭一條後腿亂啣嘴。
上下載還得旁人去幫忙。
討論到運送公糧沒主張。
識字班宗英隊長開了腔。
若叫俺起起驢子能擔當。
咱就要趕着驢子上前方。

大隊長一聲號召齊響應，
這個說：「去送公糧算一個」。

這時節全場來了個大鼓掌，
人羣裏一位青年不開氣，
運公糧支援前線是大事，
此一去卸卸地斷送的很，
這條路沒有一段平川地，
又加上白日飛沙到處鬧，
姑娘們沒出三兩和四戶，
少不了煩天走的沒帶勁，
第三天保管你們洩了氣，
那時節我們孩子已知道，
我看是最好你們不要去，
識字班聽了這話着了慌，
首先是宗英隊長開言道：
誰知知婦女自來受壓迫，
這時候俺先不必誇海口，
第一件腦子保證自己價，

人空裏站起七位大姑娘。

那個道：「任務不完不還鄉」。

齊聲道：「這才是些好榜樣」。

他言道：「我有句話要講講」。

可不好當作兒戲瞎嚷嚷。

大概是二百里路還咧嚕。

兩邊是高山峻嶺走當天，

要行動日落西山等晚上。

這件事不要吹牛逞剛強。

第二天兩腿就要懶洋洋。

可能是哭哭啼啼在路旁。

那裏有現成工夫管姑娘。

也免得我們累墜慾遭殃。

不由得一股氣憤滿胸膛。

「你青年說這些話傷心傷，

從沒有幹下大事爭頭光。

俺提出幾點保證來商量。

用不着半夜三更你來幫。

第二件裝卸糧食自己幹，
第三件自帶鹽草和乾糧，
大隊長剛剛說完幾句話，
劉大娘已經當選女村長，
她言道：「婦女出來報舊勇，
男同志腦筋也該快轉變，
識字班要去趕驢我保證，
劉宗英帶着她們頭裏去，
衆村幹接受村長這建議，
可就是七人報告六人去，
這時節隊長起來說了話，
這一次你且在家幹生產，
劉淑貞攬不着去十分屈，
大隊長散會以後拉着她，
在家裏生產同樣很重要，
劉宗英安慰淑貞轉歡喜，
按下識字班員且不表，
劉大娘本來是個中農戶，

倘若歪了馱子自己裝。
六個人一塊生活最停當。」
緊接着起來軍屬劉大娘。
她起來要對這事作主張。
這件事值得我們來表揚。
再不要輕視婦女一口腔。
倘若誤了大事我擔當。
第二趟誰若累了我換上。」
識字班聽了這話喜洋洋。
恐怕是誰也不肯落下場。
叫了聲，「淑貞隊副咱商量。
我帶着五位隊員上前方。」
只見她低頭不語淚汪汪。
叫了聲，「淑貞姪女聽端詳，
但等着第二趟上你爭光。」
她急忙轉回家去弄乾糧。
表一表婦女村長劉大娘。
進門來公公婆婆就變亡。

她丈夫光上私學沒下力，劉大娘年紀雖小志氣大，她也曾天天下坡去種地，割麥子壯實男人拉不下，若不是鬼子漢奸一齊鬧，劉大娘仇恨漢奸和鬼子，四年前這個地區沒解放，解放軍來到諸城邊境上，她覺得田地能以自己種，這時候兒子參軍女工作，大兒娶了媳婦會織布，劉大娘出身來歷交代過，六女工連夜動手準備好，一路上晚上走路早上住，民站上招待的十分周到，看到了站上存的槍和砲，這一趟不覺辛苦不覺累，回村後各自回家去休息，

眼看着這戶人家要遭殃。她自己挺起腰來把家當。她也會又耙掃帚收拾場。擊高梁一人能跟雞三張。再不合年年都吃地瓜秧。更恨那賣國獨裁蔣匪幫。她閨女根據地裏上學堂。她又將大兒送去把兵當。勸丈夫合作社裏作油坊。她二兒在家種地把她幫。二媳婦紡線做飯能擔當。再把那送糧事兒說端詳。笑嘻嘻趕上毛驢送公糧。不怕那蔣家飛機怎樣狂。一路上不渴不飢沒碰傷。也看到千軍萬馬奔前方。只覺得勝利信心百倍強。第二日二次運糧又商量。

男村長鼓勵運糧衆兄弟，他想到請將不如激將好，他言道：「這次婦女太辛苦，替出了姐妹團員去休息，莊長的激將言詞沒說罷，她言道：「上次運糧沒用我，無論是兒童婦女那家去；劉淑貞說到急處又要哭，她說是：「上次已經誇海口，劉大娘有話還要繼續說，大家夥回頭都看是那個，大會場羣衆情緒更高漲，她們說：「完成任務第一趟，這時候男女老少齊鼓掌，青年們站將起來又說話，俺保證所有擔子全再去，莊長說：「咱莊這次不落後，依我說大家都去本來好，

特別是六位婦女受表揚。他想出新鮮題目做文章。下一次兒童應讓爭點光。別讓她累出病來亂噴嚏。」氣壞了淑貞隊副好姑娘。這一次不叫我去我心傷。我自己這份任務要補償。」人空裏站起來了劉大娘。一個人光說不做是發狂。」忽聽得：「我也要去爭榮光。」原來是青年媳婦她姓姜。那六位運糧姐妹又開腔。第二趟還要繼續上前方。」好一似開了幾挺機關槍。自此後不敢輕視小姑娘。一定要完成這次送公糧。全仗着大家這股熱心腸，可惜是能用的驢子只三隻，

這一趟六位婦女換對半，再一位換上成年姜大嫂，六個人那個留下那個去，大家夥都說莊長說的對，村民會開到這裏都回去，咱這裏按下別人且不表，劉大娘回家就把媳婦叫，大媳婦叫了聲娘開言道：「論道理這事應當青年幹，二媳婦沒等娘子說完話，俺嫂子織布生產很緊，妯娌倆你言我語爭着去，她言道：『你們暫且免爭競，妯娌倆爭替我我心喜，看你們雖然都是年紀小，你婆婆從小頂個莊稼漢，別看我今年五十多一歲，我已經打定主意要前去，

調換上淑貞隊副劉大娘。大家夥評評應當不應當。那就看誰的身體更健康。」婦女們也沒另外提主張。準備着明天就把公糧裝。表一表模範軍屬劉大娘。宣佈她明天要去送公糧。她說：「娘去送糧不相當，我特願替娘去幹這一樁。」她說道：「我對這事有主張。這一次應該我去到前方。」劉大娘這時心裏喜洋洋。快坐下咱們娘兒細商量。可見是你們一片孝心腸。還沒有久領疆場變成鋼。莊稼地件件活兒都在行。你看我沒病沒災真健康。給咱們軍屬立下好榜樣。

你在家找人寫上兩封信，
就說是：「支援前線齊動手，
要他們站在崗位上好好幹，
倘若是不肯努力幹，
劉大娘囑咐完了這些話，
天壓黑大夥相跟齊上路，
男壯丁挑着擔子走的快，
有的是背着一條小薄被，
人手中拿着一條趕驢棒，
全莊的男女老少齊來送，
衆姐妹順着大路向前走，
觀不盡三春風景真是美，
馬耳山轉過一邊變了樣，
姐妹們沒離過家三五里，
只覺得海闊天空新世界，
姐妹們觀看風景心裏恣，
驢蹄子不急不慢正合拍，
過村莊男女老少都來看，

告訴你哥哥妹妹事一樁。
咱娘親自趕驢子運公糧。
不要分什麼前方和後方。
那也就對不起親生娘。」
第二天收拾好了把糧裝。
你看那驢馱人擠出了莊。
婦女們趕着牲口樂洋洋。
有的是小襖掛在肩頭上。
走慢了順手就敲驢脊梁。
都說道這種事情是第一樁。
只覺得撲面春風好清涼。
一路上草色青青柳色黃。
牠可算高高在上山中王。
這一會越走越遠離家鄉。
絕不像山溝底下福台莊。
不覺得順口唱起秧歌腔。
小驢子當作彩綢亂飄揚。
大夥子沒有一個不稱揚。

這個說：「人家婦女有覺悟」，

有的問：「你們是不是受強迫？」

衆姐妹聞聽這話抿嘴笑，

男人們都能出工抬擔架，

婦女們要求解放講平常，

一路上有人來問就解釋，

天晌午趕糧運了民工站，

他們說婦女運糧還很少，

民工站上民工集了千千萬，

到曉來飛機不來才行動，

山路上高低不平難行走，

她六人提起精神運上塹，

從這時夜裏行動白天宿，

且不言民工運糧奔前站，

頭三天掛着女兒受辛苦，

聽說是黑夜行動更着急，

直盼到天過去沒回信，

盼到了日落西山不回轉，

那個道：「拿來比比咱的莊。」

有的問：「你們會不會把兵當？」

她們說：「你們受了地主的，

咱婦女爲什麼不能上前方？

咱就要支援前線爭榮光。」

刺激了多少婦女和村莊。

民工站上特別給她找好房。

你起了帶頭作用真是強。

這一次女工只有您三雙。

運糧隊不知拉了多麼長。

黑夜裏沒有月亮借星光。

恐怕是頂了馱子撒了糧。

歇歇時餓了吃飯滿有湯。

再講講六位姐妹各家娘。

怕的是累的病在大路旁。

又恐怕山裏有虎還有狼。

第四天開頭盼她轉回莊。

第五天常到莊頭向西望。

天傍晚挑擔的男工早來到，急忙的拉住男工問長短，不料想幾句玩話生了效，男工們得意一旁哈哈笑，俺男人壓腫兩肩沒人問，大家夥舉目抬頭望西嶺，一時間姐妹團裏閉着信，這才是一遭生來二遭熟，幾天後區裏召開評功會，會場裏聽她報告受感動，劉大娘又在會場上提保證，她號召婦女起來努力幹，說罷了婦女連聲這故事，

可就是沒見女兒在那廂。他們說：「連人帶驢留前方。」各家娘馬上兩眼淚汪汪。他們說：「睜開眼睛再望望。爲什麼天天掛着你姑娘。」六個人騎在驢上樂洋洋。一窩蜂跑着向前忙迎上。果然是完成任務轉回鄉。劉大娘功勞簿上姓名揚。都說是給咱婦女爭榮光。從今後還要繼續上前方。再不讓男子獨自逞剛強。諸城縣誰人不知福台莊。

大生產

王尊三

詩

努力生產多打糧 生活一定就會強
要作懶婆和懶漢 難免挨餓受饑荒

(唱) 有個老頭七十多，

三個兒子娶了媳婦三個，
這就是老不歇心少不歇力，
這老倆一更一踏不睡覺，

三更三點到半夜，

老頭這邊開言道：

共產黨的領導真不錯，
誰也有飯吃誰也有地種，
咱家老少大人孩子十二口，
好光景千萬好好過，
假設光景再要過不好，
老婆閒聽說對對對，

老倆口子的年紀差不多。

全家老少一處過生活。

這大的年紀還想做活：

二更二點還紡棉花，

翻來覆去睡不着。

叫聲他媽你聽明白，

如今實行了土地改革，

誰也有衣裳誰也有活做，

人口多分的地也多，

別要一個懶漢和懶婆，

那可就怨自己的過。

誰要是努力生產就過好生活。

正講話四更五更天明亮，

叫聲大兒起來吧，

小三你也去把活做，

大哥倆個去下地，

又掃院子又填圈，

他家數着小三懶，

天到過午還未起，驚動了好吃嘴不做活

來在前邊開言道：

咱大哥做活爲的是他人口重，

就是你我小倆口，

依着爲妻叔的主意，

一股家業三下過，

你要聽了爲妻的話，

你要不聽我的話，

惱一惱來怒一怒，

小三向來有梁骨軟，

他聞聽此言忙站起，

說：「我的妻呀！你看着好來咱們就辦，

老頭兒呼兒喚女忙張羅：

二小子亦到村南去做活，

這就叫一齊動手做活多。

老頭兒在家也不閒着，

掃了驢槽打掃鷄窩。

一覺睡到大晌午，

叫聲他呀你聽着，

二哥哥屋裏孩子們多，

爲什麼給他們做這眼子活，

總不如個自屋裏安上一口鍋，

想吃什麼做什麼，

一竿子消無話說，

當下跟你見個死活，

我拆了你家這王八窩。

他是個懶漢又怕老婆。

到近前屈膝跪在地平坡，

你說怎着就怎着。」

這個口子說的本是背着人的話，

他大哥聞聽此言有了氣，

他趕忙着到上房裏送了信，

老頭聞聽長嘆氣，

趁着有我我這口氣，

省的你我下世去，

老大太開聽把頭點，

這老頭叫大兒去請村長和村副，

幹部們辦事最公道，

說話問請來了村幹部，

「依我說你們分家不如不分好，

家有千口吃飽飯，

這句言語不要緊，

「今一天請你們本是爲着分家的事，

講此話你好比鴨子頭上把疙瘩長，

村長說：「我勸你們是好意，

別說他們人多你人少，

各人都有各人的份，

那知道窗戶外頭站着他的大哥哥。

暗說道我們這光景沒法過。

對着他二老爹娘把此話說。

叫一聲他媽細聽我說：

總不知把一股家業三下撥，

他們弟兄三人犯爭奪。

說你言講此話真不錯。

二小子去請農會主任劉老和，

叫他們來給咱們分一分家業。

這村長面帶笑容把話說：

常言說大家攤柴火燠多，

人口少也不一定日子準好過。」

惹惱了不賢良的三老婆：

誰叫你在一塊來說合，

在俺家充的什麼大頭兒鴉。」

你們聽不應的在兩可，

這人口多少沒有什麼，

這土地按人平分誰也沒話說。」

小三說：「該多少來要多少，一句話我們不願意在一塊來過生活。」

村長說：「你們家十二口人三十六畝地，每個人三畝一點也不多，

因為他年紀老了沒有力氣作活。」

分給的土地你們分著種，

剝時間弟兄三人房產土地分完畢，

老大家分了一張立櫃，

就教小三家分的不好，

老大家分了豬一口，

那有小三家這個倒蛋，

剝時間家產分完畢，

「你們一沒家業三下過，

依我說叫他老倆口來吃輪頭飯，

那一個月老大家屋裏先管飯，

第二個月老大家屋裏先管飯，

第三個月老大家屋裏先管飯，

單等着老倆口子睡了覺，

爲的什麼——怕的咳嗽。

第二個月老大家屋裏該管飯，

清晨起清湯兒雜面粿乾飯，

一句話我們不願意在一塊來過生活。」

村長說：「你們家十二口人三十六畝地，每個人三畝一點也不多，

因為他年紀老了沒有力氣作活。」

分給的土地你們分著種，

剝時間弟兄三人房產土地分完畢，

老大家分了一張抽屜桌，

就教小三家分的不好，

老大家分了雞兩隻，

那有小三家這個倒蛋，

剝時間家產分完畢，

「你們一沒家業三下過，

依我說叫他老倆口來吃輪頭飯，

那一個月老大家屋裏先管飯，

第二個月老大家屋裏先管飯，

第三個月老大家屋裏先管飯，

單等着老倆口子睡了覺，

爲的什麼——怕的咳嗽。

第二個月老大家屋裏該管飯，

清晨起清湯兒雜面粿乾飯，

到午飯不是大米是白麵，
單等着老倆口子睡了覺，

第三個月小三家裏該管飯，

清晨起喝稀飯一個米跟不着一個米；
到午飯吃那個費不到一塊的糠窩窩；

他老倆口子睡了覺，
約碗涼水頭前頭稠——他愛喝就喝。

沒過三天並兩夜，
驚動了不賢良的三老婆，

他來在小三的面前開言道，
說：「這件事情真氣壞我，

自從他老倆到咱屋內，光吃東西不做活，
依我說你去外邊趕廟會，

我亦到娘家去藏着他三天並兩夜，
看看他做活不做活。

小三好聽老婆的話，
果不然去趕集上廟胡張羅，

三老婆把家中的糧食都埋藏，
回到他娘家去藏着。

倆口子一走不要緊，
這老倆口也不能吃來也不能喝。

餓的個老太太看不見，
餓的老頭兒炕上瞎摸，

老太太摸了把根的破蒲扇當地烙餅，
這老頭摸了個礮蒜罐子當地饅饅，

惡恨恨的咬了一口，
把門牙齧了一個多，

老頭兒一見火往上壯，
嚙啣礮蒜罐子砸了他六印鍋，

六印鍋就在頭上碰，
要到政府把理說。

這老倆口子挨了餓，
過來了老大家夫妻人兩個，

大小子一把手攙起了他的父，把二爹娘攙在自己的屋內，這老倆口子得了飽飯，老大家種着十二畝地，見天早起和晚睡，耕三耙四鋤五遍，秋天熟了緊趕着割，老二家種着十二畝地，常言說一個巴掌拍不響，他長的莊稼也不算錯，小三家連他爹娘那幾畝地，小三本是一個懶漢，人家種來他不種，人家割地來他不割，秋天熟了他不割，要問他：「割打多少，兩石多一石多二升多，這就是多打糧食吃飽飯，

大媳婦用手攙起老婆婆，說道是：「我不用兩個兄弟把你們養活。」咱再把哥三個的生產說一說：他跟人家互助撥工多做活，冬天沒事弄糞多，長的十分好莊稼，一畝地準打兩大石多。他本是自己耕自己種自己忙活，就難免對於生產就畏葸，每畝地也能打一石多。一共也有十畝多，三媳婦本是一個懶婆，東跑西跑胡張羅，草兒倒比苗兒還多，在地裏碾成了團麻窩，打的還不够二升多。都不如他生產積極的大哥哥。要是不打糧食就得挨餓。

小三家兩天吃不上一頓飯，只餓的頭暈眼又黑，這時候驚動村長和村副，這些幹部們真不錯，說：「小三家兩口子挨了餓，你大哥倆生產多努力，常言道兄弟如手足，依我說你們弟兄還在一處過，他也許經香辣角兒諒，假設若袖手旁觀不把他理，大哥倆說：「你們看這辦，小三家俯口開聽心歡喜，你們真是救命佛，別的什麼也好說，我們今天明一個誓，

三媳婦說：

叫老鄉們開會鬥爭我，

小三說：

叫政府嚴格的制裁我，

支起灶火吊起鍋，

一掛腸子開半截，

新農會主任劉老和。

來動他大哥和二哥，

因為他遊手好閒懶怠做活，

才治的豈衣足食好生活。

說什麼水荒原來魚撈河，

看看他改變的寬度可是如何。

可能改變的差不多；

這方式也不一定很正德。」

我們的意見沒什麼。」

叫村長和村副新農會主任劉老和，

空著肚子滾飯真難過。

從今後再不後悔漢和懶婆。

「以後我再不好好兒侍，

情願意戴上高帽子遊一遊街。」

「今後我要再當懶漢，

押我十年也不嫌多。」

大家開聽哈哈笑，
哥三分家一段事，

這就叫有錯改錯不算錯。
改造了懶漢和懶婆。

三女婿拜壽

王尊三

詩
嫌貧愛富理不真 依財仗勢壓窮人
幸喜農民得解放 土地改革大翻身

(唱) 說山家來道山東，

有人姓王叫王大肚，

山東出了這一宗，

這個人嫌貧愛富作事不公。

半輩無兒三個女，

一個個的都有名：

大女兒名叫王金姐，

二女兒的名字叫王金玲，

三女兒年方長到二十一歲，

她的乳名叫「個蠅」。

(白)

「個蠅」兩字，是北方的土語，是「膩煩」的意思，在過去封建社會家窮身輕
女，王大肚是封建腦袋，生到第三個還是女孩，取名叫「個蠅」，表示他對這個女孩非

常不喜歡的意思。

(唱)

大女兒的女婿是個地主，
三女兒去年自由把婚結，

二女兒的女婿是個富農，
他的女婿自小兒來給人家當長工。

這一天王大肚子壽誕日，

大閨女女婿是個地主，

手裏提着文明棍，

混身上下淨是綢緞，

走進邁着四方步，

二女婿雖沒地主穿的好，

也是長袍和短褂，

就是三女婿是個莊稼漢，

頭上戴着個破毡帽，

又加上成天價鶯篋不離手，

光想多拾兩泡糞，

因此上大女婿二女婿早已來到，

他邁步就把大門進，

三個女婿拜壽來到他的家中。

不用問，穿的戴的實在威風：

戴着金絲眼鏡是翠晶，

老遠一看耀眼光明，

一歪兩是賽狗熊。

比一般穿的也乾淨，

舖鞋洋襪挺時興。

他不講穿戴光講究過光景：

身穿的棉襖補釘羅補釘，

走着道看看西來又望東，

那拿着給丈人家拜壽當會子事情。

三女婿到丈人家晚來了一點多鐘，

不慌不忙走進大廳。

(白) 王大肚子陪着大女婿二女婿正然講話，三女婿一直進來了，三個人本想不理，

無奈他又是一個貴客到門，不好意思的，只可不跟他說話。這時候大女婿二女婿，站

身起來說：「岳父在上，我們給岳父拜壽了。」三女婿就着這個勁，也不會說客氣話，

說：「老丈人俺也給你磕一個吧。」王大肚子說：「得了，也不要拜壽了，也不要磕

了，今年拜壽比不得往年，我一輩三個女兒，今天我三個女婿算來全了，我心裏覺着

歡喜，每人每在酒宴前作一首詩，誰要作的上來就坐上席，誰要作不上來，就端盤子燒水吃三個窩窩頭喝三碗酸乾水。」書中交待，這就是衝着三女婿來的，人家大女婿二女婿，地主的地主富農的富農一定都上過學，三女婿是個莊稼漢一定不識字，特意叫三女婿「提賢」。大女婿說：「岳父就請出題吧。」王大肚子說：「也不用出題了，隨便一點，只要你們在詩中每人每說幾個字，先說兩個字一樣的旁兒，兩件東西還要一樣的色，再把一個字分爲兩個字，共合四句，要合摺押韻。作不上來就要吃三個窩窩頭喝三碗酸乾水。大者爲尊，大女婿你先說吧！」大女婿聞聽，把頭一低，想起來了，說：「岳父請聽」，他說：「金子旁兒錫和鉛，出字擺開兩架山，這出錫這出鉛，鉛也是錫錫也是鉛。」王大肚子說：「不錯作的好。二女婿該你作了！」二女婿把頭一低也想起來了。說：「岳父請聽」，他說：「兩字頭兒霜和雪，朋字擺開兩個月，前半月下霜後半月下雪，雪也是霜霜也是雪。」王大肚子說：「好，作的不錯。三女婿這回該你對了！」三女婿說：「老丈人俺還要作對嗎？」王大肚子說：「誰不對，誰就喝三碗酸乾水。」他認爲三女婿一定對不上來，老莊稼沒念過書不識字嘛。那知道，在抗戰八九年中，每個村裏都有民校，三女婿在民校裏，還學會了些字，真把他記死了。三女婿說：「老丈人俺爲了不喝酸乾水，俺也來幾句。」他把大女婿二女婿用手一指，說：「人字旁兒你和他，艸字擺開兩桿又，這桿又又你，這桿又又他，他也是你，你也是他。」大女婿二女婿說：「我們受不了」，說：「岳父，我們這是給你拜壽來了，還是叫我們挨又來了？」王大肚子說：「這會咱們不照這個

作了，再作咱們另改個方式。還是四句：前兩句離不了咱們屋子裏的人，第三句頭前
先折都說兩字，最後一句末了兒落在個是字上，可是這聽的也光興說是，不行說不
是，誰要說不是，也吃三個窩窩頭喝三碗酸乾水。大女婿你還先說吧！」大女婿聞聽
把頭一低，想起來了。他說：「岳父請聽，岳父不飲吃穿，本人不缺穿吃。都說岳父
有萬石壽，但不知是與不是？」王大肚子聞聽，把小鬍子一樓說是，二女婿也說是，
三女婿把脖子一擰也說：「是」。王大肚子說：「二女婿又該你了！」二女婿聞聽，
把頭一低也想起來了。他說：「岳父請聽：岳父六十大壽，三貴客飲酒作詩，都說岳
父萬壽無疆，但不知是與不是？」王大肚子聞聽說是，大女婿也說是，三女婿又把脖
子一擰，也說：「是」。王大肚子說：「三女婿這回又該你作了！」三女婿說：「這
回我還要作嗎？」王大肚子說：「你要不作，你就喝三碗酸乾水。」三女婿說：「那要
我就再來幾句，」他又把大女婿二女婿用手一指，說：「大姐夫身穿綢緞，二姐夫身穿
綾羅，都說你倆倆是長壽的，但不知是與不是？」大女婿二女婿說：「這個……」
這下子可把他倆人問住了，又不能說不是，誰要說不是得喝三碗酸乾水；可是又不願
意說是。倆個人你看看我，我瞧瞧你，不由的愁惱起來。大女婿起身把桌子一拍，
說：「小三，你這就不對，酒席宴前作詩，你不該佔便宜罵人。岳父就該當場處
理。」三女婿說：「別忙，常說有理不要聲，無理寸步難行。只要把話說到理上
去，就是半吊子二百五也不能抬扛。就像我成天仗兩隻腳踏在坭裏、溝裏、水裏、泥
裏，種莊稼打糧食；可是你們見天見，吃好的、穿好的、不做活、光剝削人。這一

說，你們混身上下連骨頭帶肉，都是窮人們的汗珠子澆着長成個，你們敢說不是我養活的嗎？」

(唱) 三女婿從從容容把話云：

當官說有理不怕來細講，

我問你們倒是個戶養活着地主？

這件事曾經大家來討論，

地主有地不能種，

窮人流盡血和汗，

反倒分給地主多一半，

一年到頭出大力，

自己種地不能吃，

這就叫做的不吃吃的不做，

你們應該手捏指頭算一算，

你們富農的富農地主的地主，

今一天在共產黨正確領導下，

要經過減租減息和土改，

大佃夫依我說把全部財產快拿出，

只要你願意跟着大家監生養，

「叫一聲二位姐夫他們聽見，

我絕不能無故的來罵人。

倒是地主養活着窮人？」

才把道理討論真。

打多少糧食全感窮人；

才把糧食打進門，

窮人光落個餓斷筋；

挨餓受凍甘當窮人，

光織布不能穿在身，

富的光富貧的光貧。

你們是什麼人我是什麼人？

我窮小子便斷了筋養活着何人？

絕不能富的光富貧的光貧！

這窮人們也要翻一翻身。

六富窮人們來討論，

在財產裏還要留給你一份。

這樣做你要不願意，

幾句話說的個大女婿低頭不語，

「我在家也曾把活做，

三女婿說：「你莫要不服氣，

可是你雖說做活也是有限，

你也該手捏指頭算一算，

趁早些把你的浮財全拿出，

把你應有的土地還歸你，

要知道今天過去不一樣，

地歸本主是正理，

二女婿聞聽此言也不言語，

「老丈人，嫌貧愛富就是你，

地主的尾巴財主的腿，

依我說趁早些也要把你的腦筋撿，

三女婿從頭說了一片理，

不客氣真給你個難看大丟人。」

二女婿站起身來把話云：

「你言講此話理不真。」

你說你在家裏做活當然是真，

大部分種地光靠傭人。

說你是我養活的並不稱心。

雙手恭敬交給窮人。

這就叫公平合理土地平分。

別依財仗勢壓窮人。

趁早些換換你那骨腦筋。」

三女婿回過頭來叫聲：

「拿着窮人莫當過人。」

狗腿子沒臉太狠心。

要不然在門爭當中難免丟人。」

只說的三個人張着個大嘴沒話云。

考神婆

平順縣北頭村

賈凌玉 王合則
王泰有 榮文鳳

申法羣同作

(唱)

神仙鬼怪那裏來，
神婆馬四胡作怪，
平順縣馱山村出了一件事，
孟六孩女兒得下病，
到安嘴請來們神婆子，
鷄蛋要了八十個，
馱山請來神婆子，
北頭村有個民事主任，
主任見了神婆子，
我村教員得下病，
他家也在你二區住，
神婆子說道：「好好好！
隨主任就往北頭去，
村裏人一見神婆到，

都是愚人將安排，
裝神弄鬼爲發財。
那個村有個孟六孩，
生了個孩子沒有奶，
一看就說是鬼怪，
三姓人送了兩黑來。
鄰近的村裏都傳開，
跑到馱山請神來，
叫了一聲「老太太：
請你給他消消災，
管保對你好招待。」
照顧鄉親理應該。」
到小學校裏看病來。
男男女女跟上來，

一直跟到學校裏，只見那教員躺炕上，旁邊還有個申同志，把神婆讓到炕上坐，我家也在二區住，不知他得下什麼病，八九天沒喝一口水，神婆子揭開被子看，長長出了一口氣，神婆趁空摸了我手，遞一碗涼水三枝筷，把筷子立在涼水裏，申同志說道：「對對對！老人家你要能治這個病，神婆一聽滿面笑：只冀能治好他的病，老申說：「我村有個老豬精，神婆說道：「對對對！

前後坐了好幾排。蓋着被子打噴嚏，他替教員當招待，聞言叫聲「老太太：和咱這教員一道來，眼也不睜頭也不抬，滿口胡說打噴嚏。」只見那教員嘴一歪，把頭歪了好幾擺。一口斷定是那鬼，又唸道「是神是鬼上柱香」，她說：「這病很厲害」。依我看也難治過來。麥子給你兩布袋。」「鄉親們不用講錢財，喝口開水也痛快。」也許是我帶將來。」你看他嘴又張來頭又翻。」

老申說：「除了豬精來作怪，

神婆說：「他的父許過關爺五斤肉，

因為欠下這無債，

神婆這裏才說罷，

教員說：「老人家說得實在對，

果然許過五斤肉，

只要老爺饒過我，

神婆一聽更有勁，

闖老爺差了十二個鬼，

要知道都是那些鬼，

教員說：「這幾天閉住眼睛就做夢，

夢見起榮和三虎，

申法翠來王全有，

神婆說：「王全有是個屈死鬼，

後來得下月間病，

神婆子講出這句話，

神婆子不知大家爲啥事，

這才越說越有勁，

你看他還有什麼災？」

臨死不顧錢財，

闖老爺把他的真魂擄起來。」

那教員少氣無力把口開。

一說我就想起來，

到後來忘了沒有買，

頂高好戲唱一台。」

她說過：「當下免你三分災。

時刻與你緊相親，

先問你每日夢見是誰來？」

是神是鬼分不開；

還有鬼怪和瘦孩，

還有些認不清楚是誰來。」

只是問過一次飯，

臨死沒有使棺材。」

男男女女笑起來。

只當是誇她好口才，

順口隨便講鋪排：

二十個雞蛋斤肉，
香燭紙碼樣樣有，
老申說「這些東西沒處買」，
要是缺了那幾樣，
暫且省上一碗水，
要你們三撮麵來三撮米，
申同志給她弄停當，
正端着水碗往外送，
教員叫聲「申同志：
我本來沒有一點病，
上場說是一小會，
把我悶了一後輪，
神婆子一見瞪了眼，
全體羣衆哈哈笑，
申同志只把神婆叫，
「我的名字申法翠，
我領導羣衆反迷信，
因此我們定下計，

還要一桌全供菜，
七尺青來三尺白……
神婆說「且用草棒頂起來，
到以後折成價錢我去買。
我先給他去去災，
我給你送到大門外。
那神婆咕嚕咕嚕唸作開，
急得教員跳起來。
你看這事該不該？
你們叫我強裝災，
爲什麼儘管胡日擺？
悶得我氣也上不来。」
內裏的機關解不開，
小孩們笑得跌倒起不来。
聽我給你講明白：
區上派我到這裏來。
你用迷信發洋財，
弄一個啞謎叫你猜。」

老申指着村幹部，

「這是起榮這是三虎，

這個大漢王全有，

這些人一個一個都還在，

神婆子知道是自己的錯，

她只說：「千錯萬錯我的錯，

申同志這回放了我，

老申說「今天不能放你走，

第二天開了個羣衆會，

叫她說了實底話，

這個說：「原來都是你作怪，」

那一家上過她的當，

這老婆一見站不住，

一個一個數起來：

這是連柱這是瘦孩，

你看他開過幾次懷？

誰給關老爺出過差？」

低下頭來不敢抬，

只怨我想取輕巧財，

再不敢裝神弄鬼做買賣。」

到明天要你來坦白。」

把這神婆叫上台，

大家對她批評開：

那個說：「你這傢伙會發財，」

都來跟她算賬來。

做了會馬上鬧小差。